

风雄马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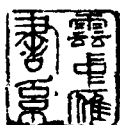
下



雪中雁表卷之三

铃马雄风

①下



珠海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人如天神马如虹	(1)
第二章	滴血剑	(2 5)
第三章	炎阳七幻掌	(4 9)
第四章	楚楚春娇	(7 4)
第五章	铃马·白鹏·少女	(9 9)
第六章	咬断丝缰寻旧主	(123)
第七章	远景：白骨堆山	(148)
第八章	带血的落叶	(172)
第九章	双 狐	(196)
第十章	雁嘴崖	(221)

第十一章	芝玉露及其往事	(246)
第十二章	铤色的日轮	(270)
第十三章	血碑主人	(294)
第十四章	抱着男人的女人	(319)
第十五章	夕阳下的墓群	(339)
第十六章	问讯采莲女	(367)
第十七章	鸡腿·薰鱼·美酒	(391)
第十八章	燃烧的桃树	(415)
第十九章	万花十三剑	(439)
第二十章	西天神翁	(463)
第二一章	跌坐与紫色	(489)
第二二章	骷髅铜牌	(513)
第二三章	父子断臂人	(538)

第二十四章	死 神	(563)
第二十五章	鹏鸟凌空	(587)
第二十六章	红衣僧波多洪	(612)
第二十七章	说到夫妻羞煞人	(637)
第二十八章	一龙五凤齐翔	(660)

第十五章 夕照下的墓群

在他昏去之时,在场的只有血佛、血盲,但现在却连一个人影皆无,而且此地绝非天台山,这……

忖思之间,忽见一只鹏鸟抵掠而下,落在他的面前。

云中鹤一眼就认了出来,这鹏是鹏城白凤展玉梅的坐骑,鸟既出现,展玉梅必然也在附近。

然而却没有展玉梅的影子。

那鹏鸟把长长的颈项在云中鹤身边磨来擦去,状至亲昵,但却不会说出它的主人在于何处?

云中鹤剑眉深锁,试着叫道:“你的主人呢?”

那鹏鸟昂首高叫了几声,似是答复云中鹤的问话,但云中鹤不解鸟语,无论怎样问法,却得不到一点要领。

最后,云中鹤灵机一动道:“鸟儿,你的话我都无法听懂,你……带我去找你那主人好么?”

那鹏鸟又轻轻地叫了几声。

云中鹤不再迟疑,双肩微动,飘到了鹏背之上。

那鹏鸟昂首一鸣,立刻振动双翅冲入云端,腾空而去。

在金光洞府之前,金手玉女站在金臂婆婆身边,双目蓄泪,昂首注视着天空。

终于,她看到了那冲入空中的鹏鸟,有如弹丸流星般一闪而逝,自然,她也看清了骑在鹏背上的云中鹤。

她胸头像塞上了一块巨石,有说不出的沉重,世上的一切,都在

她眼前变得黯然失色，失去了云中鹤，她就失去了一切。

一个温柔的声音响在耳边，轻轻地道：“徒儿，时间会改变一切，忘了他吧！”

金手玉女颌首道：“是的，师父。”

但是，她自己知道，她忘不了他，只怕一辈子都忘不了。

金臂婆婆又道：“徒儿，你恨为师么？”

金手玉女一惊道：“不，我怎么会恨师父。”

金臂婆婆叹口气道：“不论你恨不恨我，我该与你说个清楚，孩子，你要知道，为师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你好。”

金手玉女低低地道：“是的，师父。”

口中在说，目光却幽怨的望了金臂婆婆一眼。

金臂婆婆长叹一声道：“我知道你心中的想法，但是，为师已经仔细看过那孩子了，你该知道为师是精通命相的。”

金手玉女微微吃了一惊道：“师父，您看出了什么，他……命不好么？”

金臂婆婆叹道：“倒不是他的命不好，而是……徒儿，是你的命不好，你不该爱上他，也不能爱上他。”

沉默良久，金手玉女终于鼓起勇气问道：“师父，这……又是为什么呢？”

金臂婆婆苦笑道：“他桃花纹十分驳杂，不知道多少女孩子为他颠倒，而且他与你无缘，何必要去经历这场桃花之劫。”

金手玉女黯然无语，只听金臂婆婆又道：“徒儿，为师是过来人，时间会改变一切，慢慢地你就会忘掉他，来，随为师到洞中去吧。”

金手玉女凄然低吁一声，随着金臂婆婆向洞中走去。

且说云中鹤乘着鹏鸟，凌空疾飞，一路向天台山飞去。

云中鹤不由暗暗吃惊，同时，他也有些弄清了自己是到了一个边远蛮荒之处，至于他为什么去了那么远，怎样医他的火毒重伤，以及这鹏鸟怎会载他来去，却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

终于，他飞到了天台山。

然而，空山寂寂，早已没有了人影，那被火焚烧过的草坪，山林，一切依稀在目，但他的疑团，却没有打开。

那鹏鸟扑地而下，但略一张望，却立刻又振翅而起，仿佛它在地面上看到了什么留给它的记号。

云中鹤大感困惑，焦躁，然而却无处探问，他知道，再向这鹏鸟去问也是多余，反正它有落地的时候，就等它落下之后，再说吧！

于是，他索性定下心来，任凭那鹏鸟飞驰前进。

他越来越觉惊讶了，因为他渐渐发觉，那鹏鸟是向杭州的方向而飞，难道它飞到云家庄去？

他的猜测亦没有错，因为那鹏鸟果是向云家庄而飞，不久，竟已到达了云家庄的上空。

云中鹤惊讶得简直说不出话来，因为在那鹏鸟的昂首高鸣下，一片人影已然出现在云家庄外。

他认得出来，那些人正是可以使他解开疑团的血佛、血盲、血魑，鹏城白凤展玉梅等人。

那鹏鸟又是一阵高鸣，双翅疾收，在云家庄前落了下来。

云中鹤兴奋的走下鹏背，叫道：“展姑娘……梅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在这儿，这大鹏却从苗疆把我载了回来？”

展玉梅闻言也是一怔，兴奋的神色中显出一脸困惑的道：“噢，金手玉女呢？她没有告诉你？”

云中鹤茫然叫道：“金手玉女？为什么忽然提起她来？”

展玉梅道：“难道你没有见过她么？”

云中鹤怔怔的道：“从我昏迷过去之后，现在是我第一次看到认识的人，也是第一次看到人，这……”

血佛、血盲、血魑同时上前，叫道：“老奴等叩见小宫主。”

云中鹤挥挥手道：“免礼……你们怎会都来了这里？”

血魑抢先道：“俺是被那叫毒蟒的人放我来的，后来才听说天台山的事，宫主，俺需猛真是饭桶，运气真坏，竟没在天台山露它两手！”

云中鹤皱皱眉道：“你现在都好了么？”

血魑猛忙道：“俺早就好了……”

关切的赶上一步叫道：“小宫主，听说您中了火毒，可把俺给急死了，现在可好了，宫主一定早就治好了吧！”

展玉梅也接口道：“对了，别的话少谈，你的毒伤是否都好了？”

云中鹤忙道：“都好了，当我醒来之时，是在一处荒山之中，但却不知是如何治好的毒伤，梅姊……”

展玉梅皱眉道：“你当真什么都不知道么？”

云中鹤正色道：“难道梅姊不相信我？”

展玉梅摇摇头道：“不，我只是觉得奇怪而已。”

云中鹤苦笑道：“梅姊就算不知详情，也必然知道这一点端倪，否则这鹏鸟如何会在那苗疆荒山之中接我。”

展玉梅叹口气道：“我自然要告诉你，当你在天台山中了火毒，发作昏迷之后……”

于是，她把金手玉女如何同他同乘一鹏，去找她的师父疗伤之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但她也只能说到金手玉女如何与他乘鹏而去为止，后面的事，她却也一点不知，难明究竟。

云中鹤沉重的叹口气道：“这样看来，救我的人一定是金手玉女与她的师父了。”

展玉梅道：“这是毋庸置疑之事，除了他们师徒之外，别人都不会救你，也没有这个力量救你……”

云中鹤皱眉道：“但她为何却又不见我……难道她这样看重那一点过去的小节么？”

展玉梅心中说不出是悲是喜，停顿了一下道：“云弟。”

云中鹤忙道：“梅姊……要说什么！”

展玉梅幽幽的一叹道：“你为什么这样愁眉不展，难道这个事对你有这么重要么？还是你……因没见到金手玉女而难过吗？”

云中鹤面色微红道：“不，梅姊也许有些误会了。”

展玉梅道：“这也不是误会，我只是觉得你不该对这些事如此颓

丧。须知你肩负着多么沉重的担子，既然侥幸脱了险，就该再为你的正事设想。”

云中鹤心神一振，忙道：“梅姊说得是。”

他知道金手玉女虽然救了他，却仍为双狐之事觉得无法与自己相见。

他思忖：“这样也好，否则又能怎样，那金手玉女对自己一片痴心，难道自己真个与她谈情说爱么？”

不可能。

既是不可能，倒不如这样分开的好。

一念及此，心情顿时开朗了不少，转头四顾一眼，道：“可有金碧宫的消息？”

血佛趋前一步，道：“金卫血婆已经遵谕回金碧宫，老展鹏也曾传来消息，宫中一切如常，请小宫主放心。”

云中鹤轻轻点了点头，又道：“云家庄情形如何？”

血魃前道：“云家庄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从来就平平静静，没见过什么江湖人物到来，有俺手下那几个毛虫守在这里，更是平安得很。”

云中鹤叹口气道：“可曾看过……本宫主昔年故居？”

声调之中，已经充满激动。

血魃向血佛血盲扫了一眼，方才慢吞吞地道：“宫主的故居……早就没有了。”

云中鹤两眼一瞪道：“怎么，没有了？这话是什么意思？”

血魃呐呐地道：“烧了，但那是十几年前，当正义崖前的血案发生时。”

云中鹤痛苦的咬了咬牙，道：“好，正义崖、正义团、血碑主人，云中鹤如不将你们悉数灭绝，今生誓不为人……”

向展玉梅投注了一眼，道：“可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消息？”

展玉梅柳眉双蹙，道：“消息倒有，只是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

云中鹤道：“不论可信或不可信，梅姊不妨讲讲看。”

展玉梅颌首道：“听说血碑主人已经下令天下各帮各派拔高手，

要向你围攻,再创一次金碧宫灭亡之劫……”

云中鹤哼道:“我相信不久将有一次大的决战,不过,究是谁存谁亡,却难预料,有金碧宫在,就不容血碑主人披着正义的外衣为恶。”

展玉梅又道:“此外,由于你的连番杀戮,已使血碑主人存了戒心,下令在围攻你的行动开始之前,不要再与你发生冲突,以便集中力量来对付你,免得再被你到处逞威,使血碑主人的声名受损。”

云中鹤沉付不语。

展玉梅缓缓又道:“鹤弟,恕我说句真心话,血碑主人武功如不高到绝顶,也绝控制不了正义团,在他伪善的外衣掩护下,下令选拔高手,那等于是集中天下武林的精华来对付你,鹤弟,这问题不容忽视。”

云中鹤叹口气道:“我何尝不知,只是除了拚力一搏之外,又能有什么办法?”

展玉梅摇摇头道:“不然,我认为我们也该想个对付他们的办法了。”

云中鹤苦笑道:“梅姊有何高见?”

展玉梅凝重地道:“难道你没想得到么,咱们也该团结天下武林高手,动用大批的人手来对付正义团。”

云中鹤大声狂笑道:“梅姊不是开玩笑吧?”

展玉梅正色道:“这是谋求江湖武林万世之安的大计,我怎会与你开起玩笑来了。”云中鹤仍然狂笑道:“梅姊想得虽好,但这却是无法行得通的。”

展玉梅皱眉道:“为什么?”

云中鹤道:“梅姊想想看,我云中鹤出道虽短,但已是双手血腥,出了名的江湖恶人,铃马现踪,血腥遍地,白剑过处,不留活口,谁又肯与我联手,谁又肯为我卖命,除了金碧宫与大漠鹏城之外,谁又是我们的友人。”苦笑一声,又道:“何况,血碑主人的正义团控制武林已久,根深蒂固,在一般武林人物心中,只怕很难动摇。”

展玉梅不以为然的说:“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血碑主人

控制虽严，但并未抓住人心，至少也使大部分武林人物敢怒而不敢言，你手段虽狠，杀孽虽重但金碧宫的声誉依然使人敬重，白剑铃马使人生威，你的善良本性使人向往，登高一呼，不愁没有加盟之人，也许会有血碑主人的手下倒戈而来。”

云中鹤一笑道：“梅姊既有这样好的兴致，试一试倒也不妨。”

展玉梅欣然道：“你同意了？”

云中鹤忙道：“只要梅姊认为值得一试，小弟又有什么不同意的？”

展玉梅大喜道：“那么我们即刻筹备，将讯息广布天下，以使有志之人望风而来，迅速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云中鹤淡淡笑道：“只怕很难。”

神情冷漠，显然对此并不热心。

展玉梅并不在乎这些，兴致勃勃地道：“既然决定，咱们就立刻立个名号，云弟有意见么？”

云中鹤一笑道：“最好是名称，莫过正义二字，但可惜却被那伪善的血碑主人用去了。”

展玉梅拊掌道：“对，咱们也用正义二字。”

云中鹤怔了一怔道：“梅姊说什么？”

展玉梅正色道：“咱们就以正义为名，称做正义门。”

云中鹤双手连摇道：“不行，血碑之下有了正义团，如今我们再组正义门，那可热闹，江湖中到处都是正义，但正义究在何方？”

展玉梅正色道：“咱们不能因他们用了正义二字，就摒而不用，咱们要喊的号就是：诛除伪善者，主持真正义。是非让武林中人自己去查办就是了。”

云中鹤勉强点点头道：“梅姊的话倒也有理。”

展玉梅笑道：“好，现在既已定名，该谈到地点了，咱们的正义门总舵设在何处？”

云中鹤笑笑道：“地点问题，只怕也要梅姊动脑筋了……”

目光四外一转道：“总不能就设在云家庄吧？”

殊料展玉梅双掌一拍道：“好地方，就设在云家庄。”

云中鹤剑眉一皱道：“梅姊当真是开玩笑，一片农村，如何可以设立江湖门户？”

展玉梅笑笑道：“这里虽无险可守，但却具有重大意义，当年云家一门三代溅血泰山正义崖，究竟那算是什么正义，武林中传诵已久，不必再加申言。

如今，我们把正义门设在云家庄，正好提醒了江湖中人的记忆，也使他们有一个选拔的准绳……”

眸光转动，伸手摇摇一指道：“庄中虽不宜建筑，但庄北青杨岭，连绵十数里，足可筹建大业，正是十分理想的地方。”

云中鹤仍然有些困惑地道：“梅姊当真要这样做么？”

展玉梅高兴的道：“有百利而无一弊，何乐而不为。”

云中鹤忖思着道：“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存在，梅姊想到过么？”

展玉梅道：“云弟可是担心正义团会来人骚扰？”

云中鹤道：“岂止骚扰，只怕一有人来，就是毁灭性的行动。”

展玉梅笑道：“这个，我也考虑到了……”眸光转动，缓缓接下去道：“第一，血碑主人既已下令各帮各派选择高手，一时之间不会有什么暴烈的行动。第二，我立即召来大漠鹏城的所有高手，再加上金碧宫的人，这力量已不算小，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怕之处。”

云中鹤沉声一叹，不复再言。

展玉梅摇摇头道：“鹤弟，你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老是这样郁郁不乐？”

云中鹤皱眉道：“因为有些事使我觉得于心不安。”

展玉梅嗯了一声，慢悠悠地道：“莫非你仍在为金手玉女之事而……”

云中鹤双手连摇，打断她的话道：“不，她并没有什么值得我惦记之事，只除了我觉得对她的恩惠有些难以弥补之外……”

展玉梅道：“那么，又是为了什么呢？”

云中鹤苦笑道：“最使我难安于心的，还是梅姊。”

展玉梅绽开一个甜蜜的笑容道：“我……我有什么使你不安心的？”

云中鹤认真的道：“我总有一个固执的想法，我认为梅姊不该到这云波险恶的江湖中来，应该早回鹏城，把这付担子让我一人来挑。”

展玉梅凝望着他，秀目中忽然滚出了两滴泪水，幽幽的道：“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改变你的观念，鹤弟，你不该这样拒我于千里之外，须知……”

脸色一红，但却终于说下去道：“你我应该是一体的，因为金碧宫与大漠鹏城不能分开，过去、现在、将来，都应该是一体的……”

云中鹤轻轻点头，道：“梅姊说的是。”

但这句话出口得十分勉强。

云中鹤振作了一下，说道：“既是这样，此地由血佛、血盲、血魑协助梅姊筹设正义门，小弟想借机去一趟黄山。”

展玉梅一怔道：“黄山，你为何要去黄山？”

云中鹤道：“我记得好像与梅姊提过了，我曾答应过垂死前的遮天掌卜世龙去送一幅血巾到黄山，交到他的好友无影剑黎元霸手中。”

展玉梅噢了一声道：“可是称为剑中龙的无影剑黎无霸？”

云中鹤颌首道：“正是此人。”

展玉梅欣然道：“这是该去的正事，我不拦你，那无影剑黎元霸，被誉为剑中之龙，在江湖道上被称一流的好手，而且，听说他又是一个颇富正义之人，如果情势有利，不妨顺便拉他加盟入伙。”

云中鹤道：“我知道，小弟就要告辞了。”

展玉梅一怔道：“现在就走？你刚由苗疆回来，还没歇上一天呢！”

云中鹤摇头道：“早去可以早回，以便帮梅姊筹创门户。”

展玉梅一笑道：“这话也是，还是骑大鹏去吧！”

云中鹤双手摇道：“不，小弟骑不惯那只鹏鸟，还是骑我的铃马

吧！”

展玉婷不以为然的道：“你此去黄山不过是为了替无影剑黎元霸送上一幅血巾，又何必舍快而就慢，难道你不知骑马比乘鹏要慢得多么？”

云中鹤正色道：“此外，还有一个比较堂皇的理由，金碧宫以白剑铃马知名于世，我不能离开铃马。”

展玉梅轻吁一声道：“好吧，由你了。”

云中鹤转头叫道：“血佛……”

血佛连忙陪着笑脸道：“老奴在。”

云中鹤道：“我的铃马呢？”

血佛忙道：“正在庄中以上好的草料喂养，大概……就快来了。”

血魑犹豫着跑了过来道：“小宫主，这段时间，俺可真闷坏了。”

云中鹤一笑道：“你想怎样，直说吧！”

血魑讪讪地道：“小宫主身边不能没有随侍之人，还是……俺陪小宫主去吧！”

云中鹤冷冷的道：“不行。”

血魑怔了怔道：“那么小宫主要带谁去？”

云中鹤笑道：“我谁也不带，而且，你们在此也不会闲着，一切都听展姑娘的吩咐，大约有得你们忙的呢。”

此时铃声隐隐传来。

血魑试探着转向展玉梅道：“是真的么？”

展玉梅笑笑道：“你手下的毛虫们共有多少？”

血魑不好意思的笑笑道：“只有五人。”

展玉梅道：“把他们统统叫来，咱们要去动青杨岭的脑筋了。”

血魑失望的道：“是做木工还是泥水工？”

展玉梅笑道：“看情形大约两样都得做了……”

说话之间，只听铃铃铃铃一阵清脆的声音传处，追魂铃马已经由庄中捷如飘风的跑了出来。

追魂铃马似是因为许久没有见到主人，跃至云中鹤身侧，磨颈擦

耳，亲昵不已，云中鹤轻轻的道：“虹影，咱们久违了。”

扳鞍上马，向展玉梅道：“梅姊保重，小弟当尽快的赶回来。”

展玉梅道：“你自己更要保重，尽可能避免与血碑的辖下冲突，须知多杀上他们几个属下，于事并无大补……”

云中鹤一笑道：“我知道，等咱们的正义门创立之后，广召天下群豪，再大张旗鼓的与他们干上一干。”

展玉梅颌首道：“这话对了，希望你真正的同意我这办法。”

云中鹤双手一拱道：“梅姊多偏劳了。”

一拍马颈，飞跃而去。

云中鹤的心情仍然是沉重的，对于展玉梅的创设正义门，他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他认为这并不会发生多大的作用。

然而，这是展玉梅所一力主张的，他不便加以反对，金碧宫的老宫主毕竟是她的祖爷爷。

他一路飞驰，径奔黄山而行。

他虽然不甚同意正义门的建设，但对尽量少与正义崖的人发生冲突之事，却是颇具同感，因为他知道，自己所杀的这部份都不是重要人物，真正的罪魁祸首仍然稳稳的躲在幕后。

他要杀的是血碑主人和他的得力助手。

他要消灭的也是血碑之人，而不是整个武林。

怀着这样的心情，他不再注意一路之上所遇的任何事物，顾自催马而行，希望早到黄山。

第二天薄暮，他已到达距离黄山还有一百多里的一片洼地之中。

那片洼地因一场雨积聚，十分泥滑难行，更加上处处荒林，显得一片萧索，令人心生惆怅。

正行之间，铃马忽然一扬前蹄，驻足不行。

云中鹤心头一动，注目看时，只见此刻正行在一片乱葬岗之上，大小坟墓不下万余，在暮色西沉之中，更加苍凉。

云中鹤轻轻的拍拍马颈，叫道：“虹影，出了什么事了？”

虹影长嘶一声，两只前蹄踢了几踢，仍然不肯前行。

云中鹤微微一叹道：“没关系，我们多走几步，绕过去吧！”

马儿果然向左旁绕去，缓缓而行。

云中鹤边走边道：“墓地里的朋友，我云中鹤今天不愿多杀无辜，才放过你们的，如是几天前的脾气，只怕你们将没有一个活口。”

墓地中静寂无声。

但云中鹤却又冷冷一笑道：“话虽如此，但你们最好别出来冒险，也许云某一时耐性不佳，而伤了你们的性命。”

墓地中果然不见动静，云中鹤走得极慢，足足费了盏茶左右的时光，方才走完那片墓地。

自始至终，墓地中不曾有过一点响动。

云中鹤清楚的知道，那片墓地中至少有二十人以上潜伏其中，而且他也清楚的知道，这些人多半是正义团中控制之人。

他离开墓地，不由勒缰细忖，也许展玉梅的话是对的，眼下举世之中，几乎都被血碑主人所控制，江湖中再没有可以与之抗衡敌对的门派，一般有志之士也以无所归附为甘，那么正义门的筹设，岂不正合时宜。

以眼下而论，若有一个真正主持正义的强大门派，这墓地中的二十余人，也许立刻就会叛离了血碑主人的控制。

忖念之间，忽听不远处的草丛中有人唉声叫道：“好苦哇……”

云中鹤心中大奇，什么在此叫苦？

当下拨马而前，眉头不由一皱。

原来在草丛之中出现了一个模样令人恶心的叫化子，正捧着肚子哼哼乱叫。

云中鹤哼了一声道：“你怎么了？”

那叫化子叫道：“吃了不新鲜的死孩子肉，拉肚。”

云中鹤哼了一声道：“你叫什么？”

那叫化子道：“尸丐齐真。”

云中鹤寒着脸道：“我告诉你，你最好少在我面前弄鬼，大约在江湖道上，你也是一个横行霸道的人物吧！”